

煉齋曰  
記八養

半園居士



利於都門  
民國十二年

1923/04

## 于中丞日記序

先師次棠中丞于先生日記若干卷嗣君筠厚太守翰篤編次寫定以授梓人寄元吉校訂且序其端竊維先生少登翰苑晚綰疆符敷歷中外四十餘年政事文章赫然彪炳固久爲海內宗仰矣惟是衾影之地獨知獨勉功深於人所不見者惟箸錄於日記中且數十年來國家多故民生國計風俗學術盛衰升降之故日記所述往往有公牘章奏之所不能詳者尤讀書論世者之所取資也特先生深自韜閔不以示人憶侍學南陽時請業及之先生不許惟謂戊戌以後差可存云此猶程子某在何必觀是書之

意也今先生捐賓客十餘年矣先生之訓不可得而聞先生之心尙可得而彷彿者賴有茲編之存不加搜輯使就湮沒此子孫與門弟子之罪也讀先生之書不能考先生之學以求先生之心徒以廣聞見資論說則又非筠厚今日校刊之所期也先生之學何如乎明道有言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由體驗得來先生之學亦得力於體驗爲多自云志學之始寢饋於張清恪正誼堂諸書最久通籍後從倭文端公受省身克己之學旣而與文侍郎治邊制軍寶泉李方伯永清以學行相切劘一以朱子爲宗又以善體朱子之學莫如陸清獻故雖王事鞅掌案牘山積朱

子全書三魚堂集未嘗去左右云其見諸躬行者居敬致知誠明並進端坐直立目有光芒沈默寡言望之甚威及與人語謙和可親天性淡定一無所嗜人世之榮辱喜愠絕不一動其心元吉從游之久卽危疑震撼萬端叢集之境皆從容如平時未嘗有驚悚之色厭倦之容也其教人也宦轍所至必興學校聘名師訂規程每月必三四次躬親講授故荆皖人士咸奮於實學至今深山窮谷中猶毅然不爲異說所惑皆沐先生之化也其用人行政正己率物崇實黜華絕餽遺抑僥倖自備兵提刑及其擁旄開府務持大體通下情所至以洗冤澤物爲急民懷吏畏所部

肅然豪強屏迹遠人亦憚其廉威所薦拔之士建白咸可  
觀亦有爲名臣循吏者其蠹役奸吏不幸爲所屏黜退而  
自省久之亦悚然服先生之公而泯其怨尤其有因一時  
一事偶挂彈章已而深察其人真有悔過之誠其才足以  
備緩急之選不憚平反復予湔除罔執成見蓋於黜陟之  
中隱寓陶成之意故人才奮興政無不舉至於爭天山劃  
界之失膠澳租借之非先後糾參辜恩溺職大臣直聲震  
天下猶其顯然者也先生每歎國勢阽危由於治軍無法  
軍法不講由於武人之不知書天下欲治須文臣知兵秀  
才能隊甲午之役先生幫辦依誠勇奉天軍務爲之選將

增兵籌餉請械聯絡民團以壯軍威時國軍失利敵騎長  
驅直入金州復州相繼淪沒不能越海城一步誠勇入奏  
謂得先生襄贊爲多庚子聯軍逼都城先生巡撫湖北奏  
請勤王檄元吉教練親軍先生不時拊巡親爲訓迪勉以  
忠義教以知方諄諄如訓諸生軍士多感泣者使先生之  
說果行於當時亦何至有今日之憂哉觀此則先生所學  
無不由體驗而來所謂隨時隨處皆有涵養未發之功金  
革百萬與疏水曲肱無異真得龜山延平相傳之家法也  
嗟夫先生忠君愛國勤政愛民屢起屢廢卽仕卽學視清  
恪清獻軒輊何如非末學所得知至扶正學之統折衆說

之紛守紫陽遺緒體立用行可以對大廷而質幽獨者觀  
於日記可以知其所臻之功候矣回憶光緒丙申先生布  
政吾皖元吉年二十餘先生具書禮札縣令聘長敬敷書  
院晉謁之際遽以遠器相期辛丑退居南陽更承提命蹉  
跎至今志業無成良用內愧撫卷沈思喜筠厚善承家學  
不墜淵源且能昌大先業謹述所聞俾讀先生日記者得  
攷先生之學以求先生之心而致其體驗之功亦因以自  
警焉門人黟縣胡元吉拜撰



棟齋講學質疑

男翰篤編錄

吉林于蔭霖次棠著

門人王莘林參校

太極動靜說質疑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其靜體而動用者乃陰陽已定之分也夫動前有靜靜前有動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然通書之言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謂之源似不得以用言矣朱子引通書釋太極既曰靜體而動用而所謂用者化育流行之本則屬之天而所謂體者萬物立成之後則屬之人物似不無先後之別雖朱子亦言太

極圖先說陽動亦姑就此說起而先後之序似非無意夫天人一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與太極之先動後靜若有不同何也竊嘗疑焉因爲說以質之蓋天命流行之本體貫乎動靜之中雖時分動靜而道則流行無間停息故陽能兼陰動則兼靜雖對舉言之陰體而陽用然靜亦動之息耳故程子曰動之端見天地之心延平問答亦謂動而生陽此只是理朱子亦謂此混闢無窮之妙蓋由是以生人生物皆恃乎此此動而不得專以用言也至賦於人而爲性而動者靜矣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者則天繼之者善固已屬之有生之前則成性已居其後

矣此成人成物之始通書所謂以誠立言之也雖天命流  
行之體斯時在人者亦未嘗息然其體固靜矣記曰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朱子所謂靜者誠  
之復而性之真皆謂此也常人以動而失本然之體聖人  
主靜以復性之初此天人之所以不同也故朱子曰繼之  
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後在人言  
則性在先善在後然天地雖化育流行而靜體動用之常  
自在非收斂無以發生非專一不能直遂設無靜以息之  
而動之妙竭矣特體用循環只在流行中耳聖人雖主靜  
以立人極而心體流行之妙自然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

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設有靜而無動則道幾乎息矣特心體流行必以靜爲本耳此天人之無不同者也故朱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是以周子曰主靜矣而程子則不曰靜而曰敬蓋敬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此尤善體夫化育流行之妙與靜體動用之常一以貫之而太極在我矣要之始陽而成陰者由天之化人流行之本也本動流靜者體立用行存主之功也識流行之本而後知誠立之源盡存主之功而後全流行之妙一而二二而一

也羅整庵有言以流行言之則靜亦動以存主言之則動亦靜亦此意也

所疑處似不免牽扯之病以下援說太多頭緒不甚清楚不見自家意思僭妄狂妄直布所見如此要之未必是也所以來誠切之誨耳

七月十七日辰刻

太極之主靜主乎性而言也靜爲陰義之本體動爲陽仁之本體也程朱以未發已發言者兼乎性情而言也仁爲性之全體義爲制情之妙用也然言義體則靜能涵動不言仁而仁在其中矣言仁體則動必根靜不言義而義具於先矣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周子之意也元者善之長

程子朱子之言未發然也

仁義體用疑說 二十三日燈下

太極圖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靜者義與正之謂也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言仁義而中正在其中矣朱子註云陽也剛也仁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陰也柔也義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其他論答仁義體用之說非一其最爲明悉賅備者則有如所云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乎事性之所以爲用也然又有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

綜交羅惟其所當其晰言之如此然則太極圖之體用其屬陰陽言之無疑矣故朱子又云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夫所謂專言之仁也然因問揚子仁柔義剛之說則旣曰仁主發生義主收斂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矣何以又曰仁本是柔底物事發出卻剛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卻柔又答揚子之意云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也細繹解語理誠有然然剛柔卽是陰陽之謂何以以陰陽言之體用又互異如此且周子之所謂主靜朱子所謂聖人以未發之中爲已發之和考其言有曰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

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  
義而敬行焉其示人存察切要工夫無踰於此此亦就太  
極動靜言之何以義又不爲體而爲用也程子親受太極  
圖於周子其言未發已發之旨亦皆以敬義對言而朱子  
論定性書亦曰廓然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順應  
者義之所以爲用也此謂以存心制事言之是矣與敬義  
對言之意不亦相通乎况太極圖爲萬理之源似應包得  
此義在內不應以陰陽言之而無與於存心制事之義也  
何以獨此註中以靜屬義而他言工夫處又皆以義用爲  
言乎此等處向卽疑之看朱子語則似明及遇他參互處



則又昏矣未發是本領工夫若不確據徑途道之浩浩何處下手且恐誤於求解致入歧途然竟姑置不求則此心又齟齬而不自安旋折而不能已謹記所疑以質

此篇記於二月二十三日本擬待已有所見附書於後以爲求教之地乃思之多日迄不能得其清晰此處本不可以懸揣而明也抑又思之愚意所疑恐卽其所不必疑者得無又犯甯疏勿密之戒但不經示出終不解此迷瞶也切實 教我

三月八日又記

仁義體用之說思之屢矣其爲朱子言之已晰此心所以明者固無可疑惟必欲以是爲皆出於太極又必欲求周

子所以言主靜程子朱子所以言主敬言存心其所以異而不害其所以同以爲先後致力用工之據竊嘗擬之陰靜而陽動陰體而陽用仁屬陽而義屬陰此體用之定分而不可誣也讀太極圖註及通書首章所謂源立通復其爲一體一用初無甚異既而思之私心竊覺通復之爲仁用義體之旨所自出二書皆顯言之至資始各正愚意爲仁體義用之旨實發於此蓋天人一也在天萬物資始之原在人卽爲萬理資始之原在天爲生理在人卽仁體元者善之長是也在天爲萬物各正其性命在人爲萬事各正其條理義之分殊於茲可識嘗欲以是言之然又有惑

焉通書以資始爲誠之源太極圖註則謂之天命之流行此其爲體而不爲用且有兼體用包動靜者而其本來陰體陽用之大分轉覺處乎其後則致力者將先求之靜乎抑先求所謂流行者乎又不免有二之之見而不復敢以仁用爲言又疑太極圖所以言主靜者乃示人最切處而於仁之爲體略而不言更疑致力有彼此之殊昨讀朱子答方伯謨云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若分而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又繼之曰以用言則元爲主以體言則貞爲主語意分明覺足破愚見之惑而適相合焉乃知言義體者義之可以用言自

在也言仁體者仁之定分之爲用者自在也且正卽其爲用者言也其先後有不容誣者矣然復繹太極通書各註皆若有以此意發明者如云命之流行非卽其用以爲體則不必言流行矣然則主敬存心之旨爲同出於太極何疑哉周子所以必言主靜者以圖說本以陰陽爲言卽其本體之動靜以示人得靜之本體而其動靜之互爲體用者圖說通書備詳人自可循而求之此示人以工夫之本言體而用不待言況夫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其皆可爲體在其中矣朱子所以必以存心制事言者恐人知靜之爲體而不知所以求仁反失圖旨他處所以多以此言正示

人以用工之全善闡周子引而未發之意並非存心者可  
勿用周子之主靜亦非圖說本無此意而從而益之也况  
程子之言主敬則夫仁義之皆可爲體而必須兼求一言  
足蔽故朱子有云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但敬爲操存  
之要道亦主存心言故以制事之義對舉與仁同也然必  
以靜爲本又何嘗不兼周子之意哉至於求仁義之互爲  
體用須要知仁義之爲仁義則異而不害其同矣蓋靜中  
之收斂義也動後之裁制亦義事以裁制而後定雖動何  
嘗失其爲靜動時之發生仁也靜中之存主亦仁心以有  
主而常存雖靜何嘗失其爲動哉故分而言之義之收斂

爲體而裁制爲用仁之存主爲體而發生爲用合而言之  
收斂之義卽裁制之義存主之仁卽發生之仁且義之收  
斂而仁之存主卽在其中仁之發生而義之裁制卽隨其  
後竊嘗以坤復艮三卦求之坤之不爲無陽則義體之說  
而未嘗無仁復之陽生則仁體之說而未嘗無義又曰動  
之端見天地之心曰靜之終動之始則所存卽其所發何  
疑艮其止止其所也義也程子答蘇季明一段以此爲動  
中求靜明以止於事言之至通書末章則舉以闡主靜之  
義程子定性書又援之以屬存心蓋用以是成卽體由是  
立艮也者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朱子有言曰克己

復禮義也義故能仁卽此意也太極之道易道也然則涵養於未發之前者必也收斂此心一於定靜常使有存主於其中而無一息之間惟以主敬爲宗而以通貫動靜必以靜爲本爲用工次第太極定性書可一貫之矣

仁義體用剛柔說

仁體柔而義體剛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之義體言乎其根用言乎其成也仁體剛而義體柔靜極復動動極復靜之義體言乎其所立用言乎其所行也如此看可否

此意熟思不得廿六日早起妄揣至此故附記之求

證

當光緒初年正 先君與先進諸公講學之日幾於  
無日無記而質疑諸說亦復不少彼時篤尚在孩提  
不知保存 先君又自以入理未深隨記隨棄及篤  
束髮受書以往之日記已無存稿所得見質疑之說  
僅此數篇茲謹刊於日記卷首以俟後之君子

不肖男翰篤謹誌



棟齋遺書日記卷一

男翰篤編錄

吉林于蔭霖次棠著

門人王莘林參校

光緒四年戊寅三月二十七日讀小學記

王密論

楊震舉王密爲茂才密非無所長懷金以報震此猶常人之情也故震亦不深絕之猶引而近之曰故人知君所以悟之者切矣及密以莫夜無知對則自欺之小人矣故震亦窺見其心術而以四知拒之可謂厲而嚴矣密之愧則小人之消沮也世之爲人舉者不爲俗情上也苟或一念

偶差其亦深思楊震故人之對翻然悟曰不肖之人罔知道義苟徇於報恩銜德之私情不識登明選公之大義亟思悔非未爲君子之所棄不足爲終身之玷也當圖爲楊震之所不絕勿爲王密之莫夜也楊震之不遽絕密斯君子之待人也世風日降以常人之俗情而遽絕之將激天下爲不肖然學楊震者不患其不能寬患其不能終嚴也始爲楊震而終是王密者亦王密而已矣耳密猶知愧是密之心未死而亦可見震德之優後之始爲銜報之王密終以一言之斥羞赧怒恨反爲讐仇者不更處王密下哉此一事可知數戒不然王密又何足論也然則取人者徒

以才又不可不以王密爲鑒

二十九日

朱子曰陽實陰虛又不可執且如造化流行未著形質便是形而上者屬陽才麗於形質爲人物爲金木水火土便轉動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屬陰若是陽時自有多少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引張乖崖未押字時屬陽已押字屬陰云按此以陰陽爲形而上下又是一說然叅之繼是流行成形有分段意誠源誠立中實包得此意在朱子答晏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通證誠之源大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證誠斯立焉

一節又答方伯謨云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爲亨爲利爲貞亦元之爲耳又曰若分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以用言則元爲主以體言則貞爲主又曰一處元亨利貞之通言流行處利貞誠之復言學者用力處按太極圖註動而生陽一節先生以太極之有動靜天命之流行也者卽統證誠源之意雖兼動靜言實動能兼靜動爲主也圖註引繼善成性二語不言誠源誠立而源與立之意在其中矣其引誠通誠復爲說者蓋體用對待之大分竊謂通書引易繼善成性是統宗之言源與立者此也通與復者亦此也其所謂誠源

誠立者亦卽所謂誠通誠復者然細味之以源立言以元爲主始終之義卽太極之以流行言者也以通復言以貞爲主對待之義卽太極之以定分言者也以對待言義體而仁用故必以主靜爲主以流行言仁體而義用故必以存心爲主二意大極圖皆賅之通書闡發太極朱子註太極及存心以仁爲體之說之所本也

流行到這裏來這裏住著卻又從這裏做起誠復誠立義體義用之意一語分明最好看按源以資始通以流出復以反初立以成質此互爲體用之別

誠無爲註云實理自然何爲之有語類又云無爲猶寂然

不動也又答問云誠是實理無所作爲又云只是常存得這箇實理在這裏按無所作爲是自然意常存得是寂然意又聖四章寂然不動者誠也語類一條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須知以上更有寂然不動按寂然不動屬未發而實理則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爲無爲似不專以寂言卻包得不動意又以不動意推之誠源以上此寂然句又似兼無爲意但知流行意貫動靜此意卻他處未及甚精此周子所以必言主靜也

良非不爲止其所也誠無爲亦無所作爲也動以天則無妄矣

漢疏廣宋張知白論

疏廣不以金遺子孫懼其損志而益過也其不愛金也愛子孫也張知白儉約自奉懼其習奢而忘儉也亦非愛金也愛子孫也疏之所望者大張之所防者遠其不以財利爲意一也後之自奉豪侈者似疏則必遺子孫習染之憂計度鄙吝者似張則必遺子孫饒餘之禍以其縱欲自私一也疏召親朋樂餘年豈縱欲豪侈哉張儉約如平時不改常度豈自私鄙吝哉二者均不得藉口也以二者權之疏之爲人見地高身教必先張則教家之常法也再叅以司馬溫公分職授事品節備虞之意范文正公惠族之舉

則奢不待防財爲有用矣

五年己卯六月十七日

闢異說而不知反身往往極肆詈謾雖說得盡致終非爲  
己之學胡文敬居業錄辨析異學極精切指其病痛所在  
窮盡毫髮直揭根源然無非證彼之非以求此之是並切  
言工夫如此則差如此則不差判之幾微疑似之間令人  
思之有慄然自懼惟恐一毫差失之意真可謂反身自修  
之學其云禪學是學吾儒存心而誤者意如此語記不清尤能擴  
前賢所以示人之要而言之明晰存心之法不可不熟講  
也



敬齋舉前古聖賢言敬處分割工夫次第如云洪範貌曰  
恭是外面之敬曰恭作肅則心亦敬內外一致孔子出門  
使民二句又畫出一箇敬底樣子來與人做整齊嚴肅是  
入敬處畏字是敬之正意主一無適是就存主處說惺惺  
法是就敬之精明處說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到神  
祠致敬爲喻卽見賓承祭之意雖皆前人已備之說體認  
真切俾工夫有所持循又舉朱子敬齋銘毫釐有差便流  
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淪九法數之戒示人最切真得朱  
子立言之旨矣

以上二段係日前讀居業錄記今補書

惟勤可以補小學之缺隨身日用事物皆是就眼前放不